

【出版說明】

在文字出現以前，知識的傳遞方式主要就是語言，靠口耳相傳的方式記錄歷史與情感表達。人類的生活經歷、生命情感也依靠著「說故事」來「記錄」。是即人們口中常說的「傳說時代」。然而文字的出現讓「故事」不僅能夠分享，還能記錄，還能更好、更廣泛地保留、積累和傳承。

《史記》「紀傳體」這個體裁的出現，讓「信史」有了依託，讓「故事」有了新的準則；文詞精鍊，詞彙豐富，語言精切淺白；豐富的思想內容，不虛美、不隱惡。選擇人物一生中富有典型意義的事件，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以對事件的細節描寫烘托人物的情感表現，用符合人物身分的語言，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愛好取捨。生動、雋永而又情味盎然。

「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從來就是人類的「熱門話題」。她是茶餘飯後的趣味談資，是小說家的鮮活素材，是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研究依據和事實佐證。

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人物眾多，事件繁複，神話傳說與歷史事實並存，正史與野史交錯互映，頭緒繁多，內容龐雜，可謂浩如煙海、精彩紛呈，展現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博大精深。讓「故事」的題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如何呈現，怎樣傳承，使之重光，無疑成為《應！有趣的故事》出版的緣起與意義。

《應！有趣的故事》秉持典籍史料所承載的歷史精神，力圖反映歷史的精彩與真實。深入淺出的文字使「故事」更為生動，更為德善善誘、發人深思。

《應！有趣的故事》以蘊含了或高亢激昂或哀婉悲痛的歷史現場，以對古往今來無數光賢英烈的思想、事蹟和他們事業成就的鲜活呈現，於協助讀者不斷豐富歷史視域和深度思考的同時，不斷獲得人生啟迪和現實思考、並從中汲取力量，豐富精神世界，在實現自我人生價值和彰顯時代精神的大道上，殺馬精進，不斷提升。

【導讀】

道可讀

郭守敬出生於蒙古太宗三年（一二三二年），字若思，邢州邢台縣（今河北邢台）邢村人，稟賦卓異，諳言敏學。

邢州位於華北南部，自太祖十二年（金宣宗貞祐五年；一二一七年）為蒙古軍隊佔領，一二十年間，在金、蒙古和南宋之間接連易手，戰亂不斷。及至郭守敬青年時代，忽必烈推進「邢州大治」，和平的曙光緩緩降臨。中原大地百廢待興，忽必烈不拘一格，選賢任能。歷經紫金書院的學習，郭守敬結交了一群熱衷實學、志同道合的師友，也奠定了他在水利、天文諸學科研究的基礎。

他自邢村的黨水河進行河流考察，遍及華北廣大地區。扎實的專項考察，使他對於中國北方的水利工程、農田灌溉、水陸交通胸有成竹。元世祖中統三年（一二三二年），

郭守敬北上上都開平（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向剛剛登上大位的忽必烈提出六項水利建議，從此他的一生再也沒有離開過「水」。西夏治水，修復引黃灌渠八十條，灌田九萬餘頃；實現永定河引水和白浮泉引水，解決了元大都（今北京市）城市發展和綜合供水的需求，奠定了北京城市供水的歷史格局；開通惠河，成為實現京杭大運河全線通航的第一人。

水利之外，郭守敬還精於天文和儀象。他改進並研製了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景符、窺鏡等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準的儀器，提議並親自開展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天文測量。他和王恂等一起花費三年半時間，編修了代表當時世界天文學研究最高水準的《授時曆》，繼承古術而「改正七事、創法五端」，準確安排各年閏月和二十四節氣，並精確推算日食、月食的日期、時刻與見食情況。郭守敬還製作過「寶山漏」、「大明殿燈漏」（又名「七寶燈漏」）等計時器。「寶山漏」使用屢泛，讓百姓生活生產有時可據。

斗轉星移，光陰永繼，二〇一二年，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鳳陵觀測基地打造出世界上第一座大視場兼大口徑光學天文望遠鏡，這是中國自主创新研發的天文科學裝置，命名為「郭守敬巡天望遠鏡」，這一年他七百八十一歲。

中華上下數千年，天文曆法家和水利學家可謂群星璀璨，但在兩大領域同樣取得傑出成就者並不多見。郭守敬參與編修的《授時曆》在中國天文曆法中的崇高地位，受到中外學者所公認，他在科學技術上創造了許多「世界第一」，成為十三世紀，中國和世界上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

目錄

出版說明	0
導讀	0
蓮花漏圖紙	0
紫金書院	0
石橋記	0
布衣北上	0
西夏治水	0
大都水官	0
奉命修曆	0
量天之尺	0
四海測繫	0
授時於民	0
經國堅守	0
通惠煙波	0
繁去來兮	1
郭守敬生平簡表	1
	6
	8
	9
	9
	1
	6
	0
	3
	5
	5
	5
	5
	7
	8
	0
	4
	2

蓮花漏圖紙

這天晌午，小守敬跟著爺爺郭業到村外巡河。

莊稼，荒地，矮林，墳塋，他一邊走，一邊留意著河堤周圍物事、地形的變化，心裏尋思著爺爺常念叨的那句諺語，不知不覺就跳出了聲：「大旱不過六月二十四」。

郭業秉攬問道：「你可記得去年六月二十四是何天氣？」

「去年也下雨了，下得小，牛毛细雨，飄到村外的鴛水河裏，連點聲息都沒有。」

郭守敬輕聲說。

「那你認為這諺語有什麼道理？」

「那天鄰居嬉嬉說，六月二十四是關公向龍王爺借雨磨刀的日子。我想過，六月二十四已經交大暑，大暑時節就愛下雨，若天天下雨，難道關公天天借雨磨刀？但我觀察，多數的諺語都很靈驗呢。」

守敬不過九歲，但他很用心，爺爺教過的課、說過的話，總是反覆揣摩。實在不明白的地方，才重新請教爺爺。

說來也巧，郭村這一帶，連連兩年六月二十四都有雨。今年入伏之後，久晴無雨，到了農曆六月二十四這天，頭晌太陽還毒花花地照著，黃昏時分，狂風捲著大塊黑雲而來，頓時暴雨如柱。雨後河水暴漲，守敬在爺爺帶領下，每天在村北村南磨著鴛水河巡查，一來排查險情，二來實際了解地形、水流知識。

郭村地勢東北高，西南低，白日守著一條河，灌溉卻成問題。為此，郭業年輕時曾導引河水順勢西流，使附近半畝旱地變成水田，父老們對他又敬佩又感激，尊其「鴛水翁」。祖孫倆磨著河堤走走停停，心思全在一個「水」字上。忽然，嗚嗚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守敬愣了一下，而後迅速拉著爺爺的衣袖，閃進了路旁的莊稼地。

「聽聞馬蹄聲，不是來匪就是過兵。」這郭村所在的邢州地界，幾十年來，兵荒馬亂已經成為常態。

十三世紀初葉，金、蒙古和南宋之間戰爭不斷，邢州為北上南下的咽喉要衝，兵家必爭之地，蒙古太祖十五年（一二二〇年）還蒙古軍隊佔領，郭守敬出生時，邢州已屬蒙古國治下。

蒙古貴族慣於馬上征戰，對於所佔之地，殺人奪財，徵斂苛刻。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只好放棄土地和家園，四處逃難。邢州城裏，十戶人家逃走了七八戶，郭村的鄉親也有一半背井離鄉。

郭家祖上為名門望族，到了郭業這一輩，家道中落。郭業會觀天，能治水，通音律，懂術數。金人統轄時，地方官多次邀請他出山，都被他婉言拒絕。作為一個漢族知識份子，他內心充滿苦惱、彷徨。還遇兒子、媳婦早逝的打擊，郭業整個人更加枯萎，若不是要養育孫兒守敬，恐怕早已生無可戀。

年幼的守敬十分聰慧，他從不貪玩淘氣，只要手邊有書就行。郭家有一套南朝畫家張僧繇繪製的《山海經圖》，郭業乾脆拿給他當小畫書來玩。才三四歲的守敬，已能一一指認書裏的崑山大川、奇獸神鳥海怪等。七八歲時便對古代地圖着了迷，郭業更特地找來《禹貢圖》、唐代《十道圖》等這些著名地圖，帶着他研究。

此外，郭業還教守敬學觀星。五歲那年，守敬已能辨識幾十顆大星，到了八歲時，已學會了描繪簡單的星圖。郭家後院有個高高的土臺，每年春天，守敬都跟爺爺一起到村外挖來新土，維護這個祖上留下的簡易觀星臺。入夜後，在高高的土臺上眺望星空，觀察星星位置的變化，是小守敬最快樂的事。

郭守敬性情內向，跟同齡的村童在一起，他顯得既木訥，又笨拙。人家找他玩攪拐，他沒有興趣，找他玩丟沙包，他又不懂規則，時間一長，人們就悄悄議論，老郭家的孫子好像有點傻。

只有郭業最了解自己的孫子，他認定守敬稟賦卓異，聰明好學，將來應成大器。每當夜深人靜，他便常常在油燈下端詳著可愛的小守敬：這麼好的孩子，不該跟自己一樣，窩窩囊囊地過一輩子。

郭業沒有帶守敬離開郭村去逃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裏有不少朋友，這些人除了跟他一樣喜歡談古論今的鄉間儒生外，還有附近寺院的僧人，比如邢州城裏天寧寺虛照禪師和他的弟子子聰。有時郭業帶著守敬外出訪友，偶逢雨雪天氣，也時有客人到郭宅烹茶閒話。在郭業看來，這也是守敬學有所進的一種方式。

守敬雖不多言，但在人前恭謹有禮，燒水澆茶，諸事妥帖。郭業的朋友們都愛惜這個訥言好學的少年，談論學問，評點時局，自不避諱。在這些人中間，守敬最尊重虛照禪師，禪師也非常喜歡守敬。

說起來，虛照禪師與郭業初次見面，還是有賴郭家的土級親星臺指引。禪師有意修復天寧寺建於大曆初年的大殿「華池閣若」，需了解水利之事，有人為他引薦了郭業，告知一出邢州城西北三十里，郭村村北有高大土臺的，便是築水翁的宅邸」。兩人親星臺一晤，竟如多年老友，天文地理、經世濟民的學問無所不談，從此常相往來。

可惜重修天寧寺的工程剛剛開始，邢州就遭遇大旱。上一年初冬，禪師帶著弟子子

聰到山西雲中（今山西大同）一帶雲遊、化緣，一去半年多光景。

守敬和爺爺躲藏在莊稼地，馬蹄聲由遠而近，愈來愈清晰。騎馬人從河灣那邊轉過來，卻只有一人。守敬眼尖，遠遠的便認出來馬上的灰袍僧人，正是虛照禪師。

禪師歸來，守敬和郭業作驚呼言，但不見他的弟子子聰和尚同來，守敬有點小小失落。郭業和禪師寒暄已畢，守敬上前施禮，打探子聰情形。

「呵呵，年輕人還是跟年輕人的心近呢。」禪師親熱地拍拍守敬肩膀，故意打趣。「此次山西之行，子聰留在了雲中南臺寺。南臺寺是名剎，子聰在那裏讀書講學，視野大開。」虛照禪師以弟子前途為重，當即同意了子聰遊學的請求。

這位子聰和尚俗姓劉，名佩，字仲瞻，邢州東靜安村人，原籍遼州。自幼穎悟過人，十七歲便到邢州節度使府中任令史，負責抄錄公文。虛照禪師到邢州之後，屢納良才，他聽說劉佩是個有大志向的人，便說服其在天寧寺落髮，掌書記之職。

郭業帶守敬到天寧寺訪問時，子聰二十出頭，眉宇間透著一股英氣，談吐不俗。郭

業與子聰談論學問，竟成忘年之交，少年守敬更是仰慕他的放達不拘。日後，子聰和尚更成為守敬紫金書院求學時的授業恩師，他的學術精神影響郭守敬的一生，此是後話。

郭業與虛照禪師久別重逢，免不了在西風晚照中登上觀星土臺一敘。

禪師歎道：「這次行走於邢州和雲中之間，千里之野，一派荒蕪，百里之村，盡無人煙。」

郭業接過話頭：「幾十年間，邢州這個地方也沒有了一個晚上可以睡踏實覺呀！」

「蒙古人口懂得馬上打天下，卻不知道馬上不能夠安天下。」

「三年前，這裏成了李魯齋、啟音禮的倉邑之後，播撒暴斂，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說激勸處，兩人不由黯然。

守敬在旁侍茶，見爺爺和禪師如此難過，忽然開口道：「您二老不用著急，我就不信這世道一個好官都出不出。」聲音不高，卻像從胸腔噴薄而出，在兩個老者聽來，有如金石相擊。

禪師猛抬眼打量眼前的少年：高熱而單薄的小身體，似乎蘊藏著驚人的能量。

郭業也疼愛地看向孫兒，在守敬的目光中，他慢慢恢復了平日裏的淡然。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禪師悠悠地說道。

守敬睡下之後，郭業和虛照法師重置茶盞，秉夜敘談良久。臨別時，禪師從囊中取出一張紙，交到郭業手上，說：「這是送給守敬的一份禮物。」

郭業在月色中展開，竟是北宋科學家燕肅發明的蓮花漏石本拓片！真是意外之言。

郭業曾無意中跟守敬談到過蓮花漏，這是一種計算時間的工具，設計極為精巧，因為各個部件都做成蓮花形狀，所以叫做蓮花漏。沒想到孫兒非常上心，多少次請求帶他尋找圖樣，可惜其製作方法早已失傳。在那州，想找到當年的石刻也是徒然。

不料禪師居然帶回了拓片，他囑託郭業一定要藏好拓片，待守敬再長大一些才能拿給他看，現下孩子只需安心修習，打好根基。說完便飄然上馬，趁長夜向著邢州城的方向打馬而去。

紫雲書院

剛交子時，守敬就醒了。梳洗完畢，他跪別祖父郭榮後即刻出發。這天他要去紫雲書院，師從子聰和尚（至元元年，即一二六四年，忽必烈下詔復其劉姓，易名秉忠）。這既是祖父的安排，更是守敬盼望已久的事情。

跟每次出門一樣，郭守敬預備了一些紙，還有測量河流用的繩子與木棍，上面都標注了刻度。當然，自製的觀星羅盤也隨時掛在身上，就如同古代君子的佩劍一般。另外他還帶了竹籤、木料、刻刀、鐵絲等材料，打算閒暇時再仿製一遍蓮花漏和渾天儀。

夜空朗朗，繁星如瀑，郭守敬幾乎一路小跑。他內心格外舒展、自由，一路上不曾有過一絲的疲憊。

當晨曦燒紅了書院附近高高低低的山尖時，也為書院建築塗抹了一層熱烈的光彩。

郭守敬終於趕到目的地。

這所紫雲書院距邢州西南一百四十多里，山深林茂，秀麗清幽，確實是一處求學的好地方。

守敬的到來，使原本安靜的小院即刻騷動起來，因為出現在大家眼前的這個人，腰佩羅雀，行囊如山，那般與眾不同。王恂熱情地跑過來，替郭守敬卸下沉甸甸的行李，子聰和尚和他的學友張文謙也先後從房裏出來。守敬大禮見過子聰和張文謙之後，又與各位學子一一見禮。

至元之際，北方民間講學之風盛行，子聰和尚致力於忽必烈幕府，四處延攬賢才。三年前他的父親過世，他回邢州守孝，在此期間便著手創辦紫雲書院，現在已聚集不少青年才俊。張文謙跟子聰是幼年同窗，也在忽必烈幕府做事，此時又回到家鄉協助子聰，同時在書院進修一些實用之學。此外還有子聰的弟弟劉秉恕也在此協助打理書院，又跟大家一起研究學問。

依守敬的學習程度，郭榮早已無力指導。在天文、算數方面，比郭榮更精進的虛照